

來此進修將近兩年，終於拿到一個第一了。

自從住在對面的日本牧師回國後，我就成爲國際學生當中年紀最長的。這個第一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拉長，而增加寶座的穩定度。

不過這個第一，毋寧是感傷多於興奮。

感傷的不是廉頗老矣，而是日本牧師向我話別。他的返鄉，更觸動了我的思鄉情懷。何年何月，我才能再度與家人團聚、與愛妻常相廝守呢？

事實上，日本牧師是我在此地的最好朋友。他在這裡的兩年，可說是日以繼夜，埋首苦讀；夙夜匪懈，路德是從，幾乎都沒看見他在戶外運動，或參加休閒娛樂。終於一心一意，貫徹始終，完成課程部分，可以回國寫論文。他的戮力苦讀，也成爲我的激勵。我們都不是天才型的學生，加上起步較晚，只有以勤補拙、互相勉勵，並且珍惜光陰，不敢絲毫有點浪費。我們常自嘲自己是很有耐心的烏龜，卻生活在一群很敬虔又儆醒、聰明的美國兔子當中；只能學習，不要比較。

上個月學校辦了一場國際學生文化之夜，爲要促進彼此瞭解，擴大宣教的視野，故邀請在此進修的國際學生展示自己國家的文化特色。日本牧師表演「末代武士」--劍道之術，當場吟唱悲歌、漫步舞劍（他高中時代是劍道選手）。在下我則是介紹「文房四寶」--書法國粹，當眾揮毫落紙、筆隨意走（我國中時代是書法代表）。他的俠客歌聲蒼涼、有如告別；我的書法筆力強勁、氣勢飛揚；看的老外各個目瞪口呆、只有拍手。後來我們的照片竟上了校內雜誌，並被傳爲美談、可能名留青史。如果我們都早生八百年，日本牧師必然是行俠仗義、鋤強扶弱的劍客。而我有可能是寫字賣畫，養鵝自娛的書聖。

我最懷念夜深時與他的交談。我們談家庭、談老婆孩子、談教會、談國家、談文化、談路德神學、談溫泉、談武士道。有時會熱一壺清酒，配上幾兩花生，夾雜著彼此都能意會的東方英文，還有我的破日文，天南地北閒扯。不知不覺中，發現彼此間有太多的相似。我倆都是暫時離開妻小，遠赴重洋，在此臥薪嘗膽，但只想快快完成學業、束裝返國。我們也都發現我們的念舊，對孩子的憂心；我們都喜歡路德銅像，常在他身邊沈思（內容可能不同）。我們在自己的文化中傳福音，都是抱著知其不可而爲的硬頸精神。此外，兩國間也有太多的類似。像是傳統文化的根深蒂固，物質主義與世俗化對善良價值的摧殘，都讓基督教文化只有淺度的影響。兩國人普遍對福音的冷漠與排斥，與新舊代溝、東西文化的互動與衝突，都讓這一代的信徒和教會苦於找不到定位。

我們更發現兩國人同樣有著對政治人物的厭惡感，對執政掌權者的不信與輕視。我很訝異他對日本天皇制度的極度厭惡，他認為這個體系所牽連的種種勢力及影響，是讓基督福音在日本生根的最大阻力。每次提起，他都為舉國上下對此體系的盲目崇拜與愚忠而義憤填膺，我只好勸他息怒，想想路德十架神學，及律法與福音的高見，方能救國救民。我們便重新燃起希望、飲酒暢懷。我開始幻想，如果當年孫中山先生在台灣遇見我，在日本遇見這位牧師，興中會和興日會相繼成立，以路德神學取代三民主義，以耶穌基督取代獨裁天皇，以新約舊約取代五權憲法，以十架福音取代明治維新，今日的中國與日本又會是什麼光景呢？如果國父遇到我們，會不會將兩會結盟改成「協同會」？並明揭「驅逐撒旦、因信稱義、建立神國、平均人權」為宗旨，若能如此，不知今日中日兩國是否已福音化矣？

在修道院就是有這點好處，允許痴人說夢、高談闊論，但不會陷入鴛鴦心態、得過且過。因為我們都知道，這裡的進修是一個過渡期。終究我們要回到那個屬於我們，但又不歡迎我們的社會。像約翰福音所說的：他（耶穌）來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（1:11）。因為人子耶穌來，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（馬可福音 10:45）。這句話充分將聖經的福音核心表達出來。這個學期我修的路加福音及信義宗信條（Creeds and Confessions），可以說都是在詮釋這個意義。

靜靜地日本牧師走了，他揮一揮衣袖，帶走了好幾箱的書。我才猛然發現，這個季節是唱驪歌，說再別的季節。學校已經在預備畢業生的離別，以及道碩二年級的暫別一年實習生涯，處處充滿別離的悲歡。我在新竹的家也有一番變動。小兒明諒今年也要從國中畢業，老大明謙則要準備重新進入高中就讀。明諒不知會考上哪所高中，明謙已決定去埔里就讀三育中學。明諒希望他就讀的高中離家很近，又有棒球隊，他就可以睡的晚，又可留校練球。我說，那不就是第一志願新竹中學嗎？可是，以你現在的成績，你覺得.....？他馬上搬出諸葛亮六出祁山的故事曉以我大義。我又說：六出祁山最後是以失敗告終，何以小兒以此為師？他說，此乃知其不可而為也，雖時運不濟、天命難違，卻已名垂千古！

我是多麼希望高中學力測驗，只考三國演義，那他一定會進新竹中學的。

現在我決定想辦法利用暑期課程前的兩週休假回家一趟，雖然不能參加他的畢業典禮，也要想辦法回去陪考，跟他一起六進六出考場。